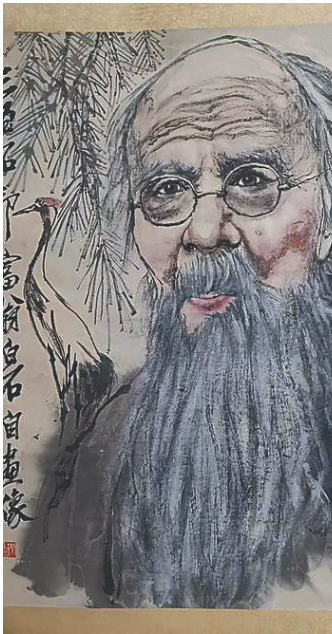


轻叩名门 程应峰
画里画外齐白石



齐白石自画像。 资料图

齐白石的画,生活气息浓郁,人文情怀幽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大气如云,或细腻如丝。

齐白石 88 岁时,画过一只蝉,后来卖出了 8 亿天价。这幅画中的蝉,其翅膀薄得透亮,让人喜不自禁,整个画面简洁大方,延续着他一贯的风格。此外,更有《红叶知了》,令人拍案叫绝。爬在红叶上的那只蝉,由无数条墨色直线和曲线组成。以直线绘成的蝉翼,晶莹透明,具有极强的质感和动感。蝉的头部、颈部和腹躯,以直、曲两种线条描绘,综合立体、光影、本色等表现形式,将一只形态逼真的蝉,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仿佛那不是画中蝉,而是一只活体蝉,以致我们想去抚摸它,捕捉它。

齐白石的山水画呢,每一笔似乎都含着家乡的泥土气息,每一根线条似乎都凝结着大自然的露珠。他在以笔墨构筑心灵的共鸣,让读画人自然而然地,就品尝到了画里画外的个中滋味。

可以说,齐白石画笔下的线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用线条去散步,用线条去表达精微的感觉,细腻的情感,乐在其中,妙不可言。

齐白石作画,往往是兼工带写,既有工笔的精巧细腻,又有大写意的淋漓酣畅,既有形似,又得神似。于他而言,无论是花鸟虫鱼、山水胜景,都抵达了形神兼备、至臻至妙的艺术化境。他曾说:“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

齐白石的画作,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还是虾。为了画好虾,他特地在家中养了群虾,日日观察,细细揣摩。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画虾,似乎都是神来之笔,每一只虾都画得灵性十足,活灵活现。这正是他“绝不画没见过的东西”的佐证。

毕加索评价齐白石:“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画家,是一位神奇的中国画师,他以水墨画的鱼儿,

无须着色,却使人看到长河与游鱼。”

作为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的秉性和脾气也有古怪奇特的一面,让人又爱又恨。他天真又浪漫,热情而坚韧,一生之中,从未停止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为此,也难免受到非议。

成名后的齐白石虽厌于应酬,但还是少不了要去。为此,他结识了不少有声名有才华的女子,评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就是其中一位。后来,齐白石收她为徒弟和义女,新风霞深得齐白石绘画真传,她笔下的寿桃、牡丹、菊花、梅花、白菜、南瓜等古拙厚朴、内涵雅趣,颇得齐白石之笔意。

齐白石是一位我行我素的画家,当年,他应邀看《刘巧儿》这出戏后,卸妆后的新风霞坐到了他旁边。90 岁高龄的齐白石,目不转睛地盯着魅力四射的新风霞,看着看着就入神了,身边的护士提醒他,要他持重点。齐白石就不开心了,当着众人的面说:“她长得好看,我看看怎么了?我偏要看。”

在齐白石心里,痴看新风霞,只是出于本能地对美的欣赏,就像看自己笔下的山水田园、花鸟虫鱼一样自然,这样的心驰神往,没有任何俗念掺杂其间。

流金岁月 冯清雄

龙滚人的教育梦

万宁山钦湾。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龙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1980 年代初,国门刚打开,镇上干部发动华侨及外出人员返乡建设龙滚新镇,非常有远见。40 年前,龙滚人建设的街道,宽敞又大气,到现在都不显得落后,绿化和卫生也做得非常好。南洋风格的建筑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街道的名字叫侨兴街,颇有深意,令人怀念。

100 年前,龙滚人就开始闯南洋了。资料记载,龙滚人和琼海博鳌人、中原人一样,乘风破浪去东南亚谋生,目前,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龙滚籍华侨(含后裔)有两万多人,和现在镇上的人口一样多。

1980 年代初,我在龙滚中心小学、华侨学校读书,华侨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奖学奖教屡见不鲜。只要建医院,修马路,南洋客都慷慨解囊,支持故乡建设。

那个年代,海南岛还很落后,每次南洋客返乡,都是大包小包的,带回衣服、咖啡、牛奶、饼干、药品等,挨家挨户分享。受闯南洋的精神熏陶和影响,改革开放后,龙滚镇外出创业者很多。镇上很多咖啡店命名都有星洲两个字,星洲就是今天的新加坡。如今,龙滚农民爱在星洲咖啡馆喝“咖啡黑”,这也成为独特的侨乡一景。

龙滚物华天宝,有龙滚河、燕子洞、山钦湾、金牛岭、光荣岭山

水、龙滚菠萝,还有诺丽产业。除了自然禀赋,龙滚还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原因是龙滚人非常重视教育。

教育是衡量一个地方实力的重要指标。为了下一代的希望,龙滚人煞费苦心,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

2013 年 6 月 13 日,龙滚教育文化促进会成立了。龙滚镇的教育文化促进会是由游子们众志成城共同捐款设立的。和很多地方的教育基金不同,龙滚教育文化促进会除了高考,还有小升初,初升高,全都奖励,包括奖励龙滚华侨学校的优秀老师。

每年 8 月,高考学子领奖日,是除了农历六月廿一龙滚军坡节外,龙滚人的又一文化盛宴和节日。这 10 年来,龙滚人对文化和教育的痴情投入,让龙滚华侨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并结出丰硕成果。

追溯历史,一百年前,已有龙滚学子考入北京大学。2022 年 3 月 9 日,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到龙滚镇革命先烈莫同荣故居遗址进行调研。莫同荣少年入龙滚戎庙小学读书,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十三中(今琼海市嘉积中学),1923 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1927 年 4 月 28 日,莫同荣与李大钊等革命者被反动军阀秘密绞杀,英勇就义,年仅 33 岁。

2022 年 1 月 30 日,万宁市龙滚镇召开返乡大学生“陪我长大”座谈会,来自龙滚端熙村、在广州长大的 13 岁小歌手何羿霏应邀在座谈会上献唱《追梦赤子心》。毕业于清华大学、来自龙滚凤园仁造村的谢式禹先生也回到学子们中间,鼓励龙滚的同学们要“仰望星空,低头赶路”。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龙滚娃何声楷,也回乡交流,用他的榜样力量,激励龙滚人继续重视教育,培养出一代代栋梁之材。

在 2020 年龙滚镇优秀高考学子颁奖大会上,庄田将军后人庄祝胜先生在台上分享说:担当是什么,担当是责任,担当是气魄,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担当起振兴中华的气魄。庄祝胜先生话语一落,在场广大学子家长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认为,办好龙滚教育,就是我们龙滚人最大的担当。

市井烟火 苏启雅

一杯温白开

莫奈画妻子《卡米尔在特鲁维尔的海滩上》。 资料图

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友情久经考验。

妻子的爱是一杯水,一杯温白

开,常喝不厌。

相识相恋相伴三十载,夫妻之爱,经历了春的冲动,夏的灿烂,秋的收获,冬的萧索。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无色无味,就像一杯喝习惯了温白开。

“不思量,自难忘”。相识时,众里寻她千百度;相恋时,琴棋书画诗酒花;相伴时,柴米油盐酱醋茶。成家不久,“一加一等于三”,小苏给三口之家带来勃勃生机。

从那时候起,妻子护犊情深,对小苏是一心一意,对老苏却不痛不痒。小苏一出生就取代了老苏的地位,小苏是她的全部,是她的整个世界。夫妻之爱,淡疏于日常,麻木无感,就像左手摸右手。

20 年前,小苏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听养生的朋友讲,每天早晨一杯水,可以清理肠胃,补充水分,有利健康。妻子疑问,我点点头。不承想,妻子是个典型的海南妇女,“妻却差贤胜敬通”,虽不甚贤,却从此笃信不疑。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的饭桌上就必备三杯温白开。我每天匆匆刷牙之后,三下五除二喝完温白开,顿时感觉神清气爽,有一股暖流沁入心田。小苏却死活不肯喝,她就硬灌,他小啜一口,一边推开,一边呱呱叫,背着书包就往外跑。她想追去灌他,小苏却早已溜远。

“结庐在人境”,居于都市陋巷,堪比农家生活。我专司放米煮饭,她自去掌勺端锅,此情此景,与“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颇有几分相似。

都说海南女人好脾气,殊不知,一不小心,言行失当,也会惹她生气,自讨苦吃。

成家伊始,事业未成,我却喜欢喝茶喝酒,打扑克打麻将,样样精通,几乎变成了“夜猫子”。经常是“归来仿佛三更”“敲门都不应”“千呼万唤始出来”,半夜费了好大劲才挤进门。妻屡教,我屡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依然我行我素。终于有一天,妻忍无可忍,“断水”示警,以示不满。水杯“断水”头两天,我毫发无伤,只是若有所失。她漠不吱声。连续几天“断水”后,我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一定是我的“爱好”伤了她的心。

温白开还是要喝的,每天必不可少,20 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只是,我自己倒的,怎么也喝不出那种味道。看来,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凡人的生活很简单,我总结经验:妻子的爱是简简单单的一杯温白开,看似平常,却不可或缺,看得见、摸得着、喝得到。懂得珍惜,则温暖我心;不懂珍惜,则两心皆伤。一杯温白开,是她的爱,是她朴实无华的温情。看见的是水,想到的是情,杯子满着,爱就满满当当,那一整天的我,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杯子空着,装的却是满满的怨,那一整天的我,神情恍惚,闷闷不乐。熬过三五天,我嬉皮笑脸给她倒了一杯温白开,倘若听到她说“我不喝”,话再冷,声再高,有话就有戏!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满满的一杯温白开,又让我“久旱逢甘霖”,活脱脱像喝了一杯神奇的灵芝神水。

“人间有味是清欢”。妻子每天一杯的温白开,是我的生命之水,虽然清淡,却温暖如斯。